

# 先嚴貢少芹事略

貢鼎

先嚴諱璧，少芹別署天憊生，晚號天憊老人。先世籍隸陝之鳳翔，以遊宦南徙江都。因家焉。今先嚴棄養，哀慟萬狀，其生平事實，雖特不敢作諛墓之文以眩父之行，抑且不敢藉他人之褒揚，以誇耀於鄉里。謹泣血擇要記述：不事諱飾，不事鋪張，其歷年有關社會文化之生活情況及著述，則另製年譜以表之。

先嚴性豪爽，抱達觀，事母至孝，歲癸巳先祖妣氏尤病篤不起。先嚴嘗封股以療之，時年僅七齡也。先嚴文章散行則寢淫兩漢，駢體寢饋六朝，詩則工於古風，長歌凌利暢流，淙淙若金石聲，雖屆晚年而豪興未稍減，非難雕琢，中年更倡行素描，嘗謂文章之能動人者，要事實清感爲內容，灑落以成篇。尤擅詞曲，妙在吐字通俗，正如白香山詩考嫵都解，悲歌慷慨，響遏行雲，亡國恨傳奇其代表作也。

先嚴虛心好學不倦，且性極敏慧，讀書一二遍即弗忘，背誦前人著述，應聲而出，無雙字遺，閑話掌故，言之歷歷，有色有聲。自恃其記憶力強，所作詩文小品，多不留稿，卽長篇鉅著，輒以其初稿付刊，蓋憚謄寫之煩也，其社會思想亦與年俱進，當五四運動開始後，文藝新潮，爲之澎湃。先嚴主編之小說新報，卽特闢思潮一欄以迎納新思想之輸入，自是作風突變，每文必追索社會矛盾之所在始執筆，晚年仍手不

釋卷，鼎存修水書譜約二卷，先嚴必每日伏案二小時，嘗曰：吾年雖耄，然非此不樂也。閱覽之後，篇中之內容能誦道批判無遺，其好學有如此者。

先嚴一生賣文爲活，終年執筆屬稿，稿成，市諸書賈，賈豔其名能號召觀衆而受之，初不計其工拙也，復錙銖苛剝，計字以論值，長篇得數百金，短叶數十金或十餘金不等。當鼎就學時，卽積充鼎之學膳書籍之需，如是者十五年。對崇拜其文者曰：「非所願也，祇爲饑寒迫我，不得不以筆墨媚人耳，蓋我之著作，實非我之性靈，不得自貶其值以應時會之要求也。」

先嚴從事於文化事業垂四十年，入政途前後未及二年，在皖承辦三要案，某縣長賂以金弗受。曰：「君直，何故而賂我；君曲，我何以對民衆！」某爲之赧然。以故皖之阜陽、和縣、廣德三縣民衆呼之爲青天。阜陽民衆市開賢等一百餘人曾六次請願以先嚴爲該縣縣長。先嚴重氣節崇人格，嘗誡鼎曰：人而無氣節與禽獸何異？人而無人格則如失去靈魂。鼎謹誌之力行，弗敢或忘或忽。先嚴待人極誠摯，朋友謁先嚴與坐譚竟日弗倦，閤閤如也。縱橫古今，莫不詞言以對，以故鼎友偵知先嚴所在，多趨之一語以爲快，雖避難修水之山陬，亦如之。先嚴好施與，時解衣衣人，民十七秋鼎由贛退伍赴皖省親，時有陝人某潦倒逆旅先嚴竟傾囊以成其行，明日，自有所需，更搆衣入典爲質，其豪俠有如此者。

先嚴有時亦玩弄絲竹，縱情基酒以自娛，凡遇知己，輒引吭高歌，藉消塊礪，時亦蒔花飼鳥爲樂。晚年益曠達，與人無爭，體益健，客修水時，山行數十里弗倦，家人咸爲老人慶，卽山林婦孺，咸識此矍鑠老人，呼之爲老先生老先生而不名。

鼎於民國二十六年一月迎先嚴等來南昌，先嚴四十年塵海馳驅，疲馬解鞍，如釋重負，方期骨肉團聚，樂敘天倫，不圖倭寇入侵，八月十五日敵機轟炸南昌，鼎於十七日卽親送至新建縣屬之生米鋪以避其鋒。當我軍放棄首都時鼎更買舟派人護送先嚴等赴修水，蓋修水爲詩人陳三立先生之故鄉，陳與先嚴爲文字交，欲一覽山水爲快，詎料水流風逆，舟行甚緩，至次年（民國廿七年）一月十三日始抵達。先妣氏楊因沿途感受風霜染疾；慟於三月十三日逝世於修寓。及至武漢棄守後，更遷居修邑之西門坑，輾轉流亡，不勝痛苦，然老人體魄益健，山居頗自樂，嘗書一聯以顏其室曰：『故鄉何在？斗室自安』蓋先嚴以垂暮之年，家國之感，無時或已，恨不能以三尺劍，殲彼倭寇，實聊以自慰耳。南昌失陷後，交通雖不便，先嚴與鼎音書頻來，語多崑囑之詞，囑毋以老人爲念，鼎又職務羈身，弗克省親修水，廿八年五月七日鼎奉令檢閱江西省保安團隊赴奉新縣屬之九仙湯甘坊一帶檢閱廬山突圍孤軍之硬，道經萬載，托老友徐欽、李天柯派人赴修水迎先嚴等南下，比鼎任務暫畢，更由萬載護送先嚴等赴吉安，於六月四日到達。自修水迄吉安沿途山容水色，雖有肩輿手

車以代步。但道路崎嶇，公路多已化爲田，交通極感不便，老人猶能日行三四十里而弗覺倦。比抵吉安，又遭寇機之連日轟炸，同時鼎又奉令繼續出發贛南贛東一帶檢閱。鼎囑內子一輝護送至零都，鼎於六月十七日出發贛縣而先嚴等所乘之舟十八日方啓碇也。孰料與健康和藹之老人一別即成隔世哉？當七月二十九日軍次南城之際，得政訓處電告，以先嚴病危囑返水頭待奉等語，鼎隨即星夜趕赴水頭，家人咸哀泣不成聲，惟見老人六尺桐棺厝於官江之危岸，蓋先嚴早於六月三十日病逝於泰和舟次，享壽六十有三。當先嚴彌留之際，以鼎奉命檢閱團隊，任務綦重，不欲使鼎聞知，恐貽誤工作，遺囑暫不發喪，由內子一輝遵禮成殮，隨伴楓溯江南進，於七月廿五日始抵零都之水頭，此騷動中國文壇垂四十年之久之文人與世永訣；但其肉軀雖死，精神必不死。先嚴之生平著述，出版長篇譯著達六十餘種，短篇創作及詩詞歌曲尙不計，都二十萬言以上。蓋先嚴自庚子以迄丙子，凡三十七年間，除極短期間涉足宦途外，無日不在文字中討生活，其重要著作早付梨棗，風行海內有達三十餘版者。等身著作，自足千秋，但其著作版權，爲生活所迫，多售諸書賈，其碩果僅存者，厥惟亡國恨傳奇耳，本書著於遜清宣統二年日本併吞朝鮮之後，由庚戌十一月起連續刊登漢口中西報凡二月，傳誦南北，一時文譽大噪，屈指至今，蓋已三十一年矣。

吾母烏乎死？曰：爲避免敵機轟炸，跋涉而死也。吾父烏乎死？爲逃難途中風塵

勞頓更遭敵機轟炸受驚伏疾而死也。吾父吾母非敵寇入侵必不死，非流亡，又可不死。脫鼎因私廢公，護送老人至安全地，或可不死。親在不能侍奉膝下，親病不能親嘗湯藥，親死更不獲親視含殮，親生流亡，親死則靈柩流浪，揆諸倫情，哀莫大於此者，罪莫大於此者。按之實際，是皆食倭寇之賜，國難而及家難，全國父母昆弟離散，直接間接非命死於敵人砲火及蹂躪之下者，正不知若干萬人，不僅我父母已也。宗國之仇，誓必報之，以慰先嚴之靈於地下，寒夜漏長。殘體深影，風吼樹聲，髣髴鬼嘯，如訴倭寇之暴行，又如衝鋒陷陣，直搗敵人之巢穴。賁鼎泣述廿九年二月一日夜午



袁少君先生遺像

## 弁言（附三韓哀詞）

大憺生曰：亡國恨胡爲而作哉？曰：爲朝鮮作也。易爲朝鮮作？曰：爲朝鮮之亡而作也。朝鮮亡於日本，夫人而知之矣！吾則謂朝鮮之亡，非日本亡之，乃朝鮮自亡之也。何者？朝鮮本中國藩屬耳，同治十一年，日本與朝鮮有違言，日政府使使問於中國，蓋世界半主之邦，其外交上問題，當由中國主之，公法習例然也。中政府以畏事故，遽答曰：朝鮮國政，我國素未與聞，悉聽貴國自與運論云云，日人領之。光緒元年，送與鮮王立約，是爲晚近日韓交涉嚆矢，中政府自棄主權，此遠因也。自是以往，日人施展陰柔手段，牽制鮮人，重以鮮政府上下猜忌，互相踐踏，致令扶桑禍水積漸灌輸，卒釀成一絕大亡國慘劇，此近果也。嗚呼！朝鮮不過東亞小部落耳！其亡也，亦差等波蘭印度，烏足深論。第朝鮮已矣，吾東方大陸中，有大於朝鮮者，胡習焉不察耶？噫嘻！履霜堅冰，其來也漸，吾作是劇，吾固哀朝鮮，吾又不僅爲朝鮮哀也！其詞曰：

潮鴻洞，向隙罅以灌輸，天演淘汰，乃世界之公例。鬻我祖國，夙號文明  
南越三韓，素爲藩屬，啓四千餘年古國之開化，處二十世紀列強之競爭。定鼎  
幽燕，通商異域，遠交近攻，歸柔來撫。是以夷君長有羈書之賜，顏侍郎進王會

之圖，邦支淪亡，呼韓邪入居塞下，蒙古昌大，汪古部亦作外藩，兵力強盛，幅員廣遠。朝鮮西濱芝罘，東接沃桑，內廣神勇，酒殿箕遺孫子孫，地當要衝，等閒辭間於齊楚。自甲午之歲，中東之役，戰事叢生，和約締成，中朝失主權之權，彼國之憑依之勢，臥榻之旁，他人鼾睡，肘腋之下，癩患頓生，年復一年，日蹙一日。嗚呼！鄰家掘地阱之台，客卿增貳門之稅。孰主幸是？每有鞭長莫及之虞，誰之過歟？釀成尾大不掉之勢。加以君虜臣酣，上猜下忌，遊政爭執，分如宋就之瓜，將帥無言，飲以曹參之酒，貴族魚肉，等晉室之播亂八王，強鄰鯨吞，似秦政之歸併六國。斯時也，王介甫多不了之局，桓君山有奈何之歌。卒卒五百里河山錦繡，不知誰是主人翁，諸大臣爭啖黃梁，大家共做奴隸夢。已焉哉！故宮禾黍，不見汝族衣冠，道塗荆棘，誰識祖宗墟墓？噫嘻！本來同種，胡爲煮豆燃箕？物傷其類，能勿悲孤死兔？雖然，循世界強弱公例，自人固見利必趨，準春秋責備大義，朝鮮實咎由自取。嗟乎！在有國有家者，國防之弗及防諷，豈一朝一夕耶？由辨之不早辨矣！然而國祚雖亡，人心未死，大厝崩頹，例無完卵，孤臣涕泣，遺竄異方，此間樂不思歸，君號無愁天子，何處斯爲樂土，臣爲亡國大夫。又其甚者，威王釜就烹，寧復問種，博浪錘一擊，力爲報韓。爰有效專諸暗殺，非爲私仇，賦宋玉大招，甘爲生祭，而卒至抽豫讓之劍，有去無還，哭



鼎政之尸，隨仇俱盡，事雖無濟，志屬可嘉。今者三韓已矣，漠城斜日蒼涼，空餘殿闕，黃海怒潮嗚咽，似話興亡，見者垂淚，聞者傷心，僕也借茲殷鑑；歌之哭之，憑禿筆聊代警鐘，本諸斯義，製成傳奇，滄廢亡齒寒熱淚，豈黎沙爾之悲吟，發大聲急呼憤詞，乃馬志尼之素志，讀此書者，可以深長知矣！

庚戌冬十一月江都育少芹誌

歷史  
悲劇

# 亡國恨傳奇 目錄

先嚴貢少芹事略(代序)(附貢少芹先生遺稿)

弁言(附三輔哀詞)

- 第一齣 協約
- 第二齣 謀刺
- 第三齣 結黨
- 第四齣 生祭
- 第五齣 旅滿
- 第六齣 殲羅
- 第七齣 鞠供
- 第八齣 蹈海
- 第九齣 迎榘
- 第十齣 縋傑
- 第十一齣 黨祭
- 第十二齣 併韓

歷史  
悲劇

# 亡國恨傳奇

貢少芹遺著  
子貢鼎編校

## 第一齣 協約

(淨着帶着軍服帶劍上) 東方風雨  
起干戈，醉拂倭刀一嘯歌，熱血滿  
腔誰省識？要將隻手擴山河。(唱)

〔破齊陣〕慘澹競爭世界，瑰  
奇出世英雄，風潮瀕洞，勢力  
擴充，立志翦除同種，虎頭名  
字驚天下，牛耳靈權執亞東，  
扶桑劍氣紅。

(白) 俺乃大日本帝國伊藤博文公  
爵是也。幼懷大志，長歷歐洲，迨  
學成歸國，其時明治天皇，發奮維

新。俺大展經綸，將這日本百度改  
良，遂造成東方第一強國。休說雄  
視亞洲，就是那歐美列強，也不敢  
正眼觀我，咳！俺伊藤博文，要算  
英雄造時勢了。

〔美人看〕亞雨歐風，競尙強  
權理不公，共和政黨新羅馬，  
專制權輿死祖龍。我日本呵！海  
王之祖天神種，若不是撞破自  
由鐘，怎能斃足踏全球動？

但是我國僻處東瀛，僅佔一隅之地  
，幅員不廣，若不開闢土地，形勢

尙嫌單薄，我國西北，有個朝鮮古國，在我肘腋之下，是好地勢也！

〔落魄歎〕地當要衝，在芝罘以東，仁山接，旅順通，蜿蜒海水環其中，形勢金湯鞏，恁扼太平洋咽喉。

俺想這朝鮮國呵！

〔玉交枝頭〕神明遺種，商箕是遠宗。〔破陣子尾〕衣冠未改漢時裝，玉帛世朝中國貢，俯首作藩封。

這朝鮮國最古，迄今已數千餘年，歷爲國藩服，仗人保護，是使賴性質也。

〔皂羅袍〕奴隸國民萬衆，一個個似啞如聾，共做黃梁夢，土門衰艸偉人終，金台落日王孫痛，君居端拱，臣戀萬鍾，將無武勇，相競交訐，料着這破山河難自彌縫。

他爲中邦鄰國，日今政治廢弛，中政府也不能兼顧，自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國已與韓人協約。那時，條約上載明，和中國互相保護，彼國已半入俺家掌握。上年與俄羅斯交戰之後，我國垂涎東三省已久，（想着介）哦！欲擴張勢力，不得不先從朝鮮入手，好歹俺

家已獨步亞東，中國又向來畏事，俺得一步進一步何不好呢？

〔攤破金字令〕遠交進攻，滅人國的手段工。我眼光直射中央中。且把這彈丸地，入我樊籠，壓掌間撥弄，欲圖蜀，先得隴。

日前將此事奏陳明治天皇，特開御前會議，命俺爲高麗統監，凡他國中內政外交用人行政之權，俺皆得便宜行事，仔細想來，此舉倒還使得。（跳舞介）

〔前腔〕豈爾附庸。不妨鑿空。他幾萬煩冗，侍俺來督董。

何況俺功業隆。爵位崇。半爲統監。半是主人翁。他兀自懵懵！

今年乃明治四十二年，俺曾與朝鮮議定，重訂新約，料韓王不敢不從。但這新約成立，勒令他裁撤軍部，所有司法財政機關，統歸俺作主，那韓王雖擁國王虛名，還不是一個木偶人麼？韓人韓人！你才知老夫手段也！

〔前腔〕俺伎倆雖兇，也是你自家交關，把錦繡河山斷送，俺自爲統監以來，料一般誤國奸庸，成何大用？且驅數百萬軍

## 民臣工、一齊入甕。

且慢，這三轄一塊土，俄人之欲染指，俺此時如果實行慘烈手段，只怕俄羅斯和各國向俺正式談判，如何是好？哦！有了！有了！

〔花花面〕俺陰謀姑緩縱，且把這假王花面孔，讓他坐擁咳！韓王呵！俺非欲示優容，也只情列強難恐。

俺雖爲國統監，沒有一時不想開疆拓土，把世界膏腴，盡囊入我日帝國版圖以內。今日侵蝕三韓，可算俺發軔之始也。

〔么篇〕天下英雄眼底空，量這些猿鶴沙蟲，似魂遊孤塚

我國呵 且修政治整兵戎，待毛羽豐，凌霄振翮冲，到他日呵！

〔尾聲〕一輪紅日東方湧，再將歐亞控，我定要列強呵！兵費供。和約捧，看而翁大逞威風

（長嘯下）

## 第二齣 諷刺

（水生帶刀涕淚上）自笑頭顱不值錢，丹心一粒付青年，尙餘未死人心在，血淚斑斑泣杜鵑。（唱）

〔滿江紅〕莽莽風雲，到此際萬

分危迫，休問那勝劣敗，強吞弱肉，迤處仁峯隣境虎，爭先共逐東方鹿，猛回頭，換了小朝廷，傷心哭。蝦夷種，陰謀蓄，釀黨禍，亡機伏。痛顛危國祚，人民荼毒、姓氏已非箕子裔，衣冠頓改神明服；更誰人遍地，腥羶，海波掬？

（白）小生乃李重根是也，幼讀詩書，長懷家國，祇以戎牛不辰！生在二十世紀競爭時代，偏偏又生在二十世紀之膏粱。咳！……想我高麗呵！

〔延平劍〕三面濱滄海，一隅通

大陸，圖們橫東北，俄境相聯屬，迤西一水潑涵，大江環鴨綠。

但是我國僻處遠東，雖向爲中國藩屬，猶得稱爲半主之邦，歷世以來，尙少疑異。

〔太平令〕世供玉帛，甘心俯首作藩服，那時尙有自由權，豈是哀哀奴隸國？

後來中國漸失保護之權，其時我國東南，有個什麼日本，與我交通，至明治八年，遂與我國立約交涉，也就被他欺凌，惟向不敢公然蹂躪呵！

〔前腔〕假言和睦，共把邦交篤，那知他陰柔手段暗安排，恣意飽償大欲。

當時我國有些志士，就知道這日本不懷好意，也曾上書規諫國王，勸他銳意維新，以圖自立。

〔黃鐘引子〕〔西地錦〕野心家奸圖露暴，料非國家幸福，熱血男兒若同與，恐爲印度波蘭續。

那知國王執迷不悟，反深斥他們無端疑恐，這也罷了，後來我退彼進，自日俄交戰之後，日本又與我協約，弄得我國勢不振，哎喲！蒼蒼

者天，何爲外人凌我以至於此也！

（泣介）

〔雙勸酒〕風湧潮渦，傾翻大局，這破山河祇餘半軸，斷頭台層層高築，大家同入泥犁獄。

（生大呼介）聞得日人殘害我同胞，壓制我民氣，侵掠我土地，種種陰謀，皆是日本派來的統監伊藤博文所爲，但這伊藤行事，凶狠陰孽，所以把我國弄到怎樣地步，噫！伊藤！伊藤！俺是和你不共戴天之仇了。

〔風入松〕早則是陰謀籌劃，做甚高麗監督，臥榻旁他人睡熟，君主悽惶失利權，臣民涕泣



爲奴僕，倒授太阿，垂亡國脈。

這老姦兇淫殘暴，無所不爲，我國數百萬蒼黎，人人側目，個個傷情，只因懼他勢力，却沒有一個吞聲忍受，劇可憐呵！

〔前腔〕休說大權歸掌握，宮廷事，又矚矚，最是傷心慘目，使館潛藏帝子蹤，深宮忍把王妃戮，三浦功高，夷爲低族。

俺想到此處，不覺鼻端出火，耳後生風。（大哭介）伊藤老賊，俺和你誓不兩立也。

〔步蟾宮〕錦繡江山一幅，這姦

徒恣情顛覆，風雲倏變天如墨，那裏覓一塊淨土，容吾託足

？

也罷，俺爲朝鮮國民一份子，也該擔一些兒責任，這伊藤既對於我國，不留餘地，俺也要設個法子對付他才好（着想介）古人云：「挽弓當挽強，擒賊先擒王」，俺若能將他刺死，不是爲我祖國出一口氣麼？

〔鎖南枝〕好男兒一死江水白，俺拚着頸中碧血濺胭脂，染新鮮旗纛。老賊呵！俺若能啖汝肉，追汝魄，便死也自甘瞑目。

（怒髮衝冠介）